“以学愈愚”之我见

李 燕

双鹅图 李燕

我有一方父亲苦禅老人一生常用的印章，印文“以学愈愚”，多年置于画案，使用频率颇高，现为我最珍爱的印章之一。

以经久不断的学习来补充知识的不足和认识的偏见，是提高素质的最根本的办法。这是谁倡导的？我们自然就会追溯到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圣贤。论“学”之重要的语录和文章，自古至今俯拾皆是，其中当以荀子《劝学篇》最为普及，故而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”所阐明的。学习是个长期的过程，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。

知道归知道，做到就不容易了。关于国人不爱读书，不喜看报的各种报道常见于报端。这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，很是令人遗憾，甚至可以说，令人恐惧。

清除心灵“雾霾”

怎么样才能清除人们心里的这种“雾霾”呢？可能和改善空气质量一样，第一是要减少排污。这需要很费些气力。因为它不是技术性的，不是光靠外界的“停产”和“限行”就能解决，而是要靠内心的减少甚至抑制多种诱人的贪欲才行。

第二是要靠学习。以知识充填清除了“雾霾”之后的空间，占据心灵中被净化的部分。此话如果在过去说可能还容易——“开卷有益”嘛，可是现在说已经不容易了。因为书籍出版太容易了，许多“卷”不但并非是有益之书而且还有害，这从时常曝光的盗版淫秽书籍、光盘和互联网的新闻报道中，就能深切感到这种不良读物对人造成的危害。

那么我们应该读什么呢？我的经验是，冷静而有目的的选读。我选择的首先是中外经典——文史哲与最新科技知识成果，并且留心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选择的标准是“真、善、美”，以人为本。我体会，对经过历史考验的文章和著作，能伴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长会逐步加深理解，有的会出现质疑，有的会更加深入。比如说《红楼梦》，青少年读的是爱情故事，职场人员读的是社会人情，老年人读的是人生体验……同一句“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”，不同经历的人体会绝不一样。一本经典，它的作用是无限的，多角度的，其中滋味似乎体会不尽。

几十年中，我读书的范畴不仅多在上面所及，也关注报章上有关的学术动态。另外苦禅老人很重视笔记体的“小文章”，言简意赅，有情有趣，还颇有道理，这也为我从小读书提供了一种导向。至于几十年来我对易学的研究更加迫使自己不但细览通行版本的《易经》，而且随时关注新出土的古代《易经》学的帛、简本和同代学者的研究新动向与成果。这种从幼年到如今的学习习惯和自己养成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使我能保持着学术头脑的灵活性和联想思维的敏捷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爱“以学愈愚”这方印章的原因。

艺术与科学的互补

以“勤学”来纠正自己的不足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由此我也坚信“天道酬勤”。

在当今的科技空前发展的时代，我不理解、不知道、不清楚的方面太多了，科学新概念、新技术的更新换代令人目不暇接。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对诸如太空科技的特别关注，没有耽误我与一些科学家的交流。我打心底就喜欢研究和学习这些影响人类现实和未来的新知识，过去的技术才达到什么程度啊，不学新的行吗？因为它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人文思想。

从我小时候做成第一个矿石收音机开始，到现在能理解现代科技也挺不容易的，因为我是学传统文化和绘画的，从文化艺术领域到科技领域，横跨着多少的知识沟壑啊！像达·芬奇那样的天才毕竟只有一个。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发现对“暗物质”的应用方法，那一定会被称为“当代达·芬奇”，当然这是妄想的开心果。然而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却是不容置疑的。钱学森先生与夫人蒋英女士就是一个例子，钱先生说夫人的音乐艺术激发了自己的艺术灵感，我相信这是真实的。我在1989年即写出了《艺术与科学》的论文，并出访印度与国外科学家研讨这个课题。从时间表上看似乎是超前吧。

一种对人生的认识

“以学愈愚”不但是一种学习方法，更是一种对人生的认识，一种生存的心态。如果按照老子的说法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”，那我还是做一个“自知者”吧，至今我能不能达到“明”了可真不敢说。

我属羊，生于1943年，今年满70岁了。我的师爷齐白石老人有70岁后的“衰年变法”，变法使得他在近代美术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。他之所以能在“衰年”实现“变法”，第一是寿命长，从70岁到90多岁，在这20年中，他有足够的时间实现他的实践和目的。第二是他的一生善于学习，为他的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从小学木工手艺算起，他真是做到了干到老，学到老。他从来没能有机会进入学堂学习，要从这一点说他的“起跑线”够低的了，既没有进“学前班”也没有进过“名家培训班”，更没当过“硕士”、“博士”，但他一生都在虚心求教，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。他总是学中干，干中学，几十年的艰辛努力才达到了绘画、书法、治印、诗词……一个全面的艺术大师的水平。我们从白石老人艺术发展的轨迹中，更可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了。

我也岁至“衰年”了，是不是也该“变法”了？该怎么变，确实是一个大难题，为了保住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根，我想应该依靠“创新的意识”与“回归的理念”并存方可，我愿意进行这一新的尝试，至于成效如何不敢妄言，且看效果吧！总而言之，要不断地“以学愈愚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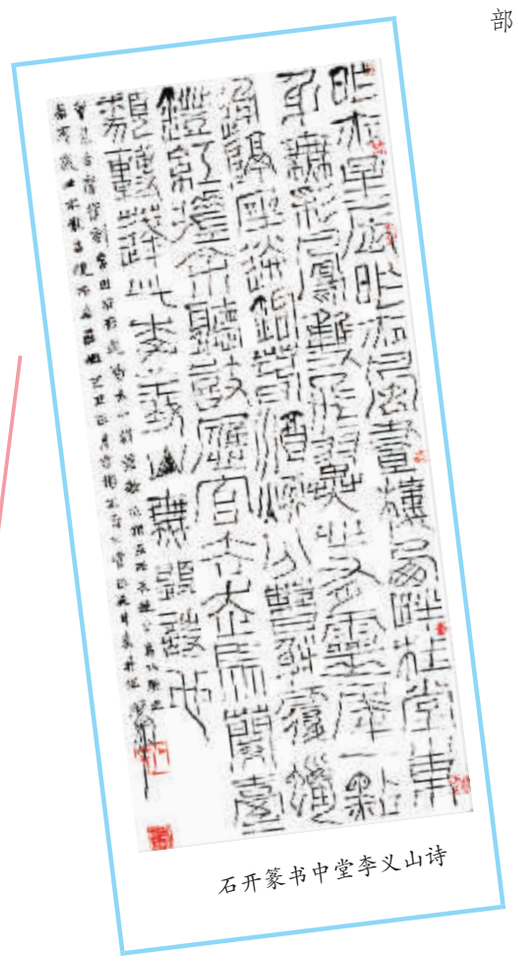
天趣图 李燕

石开的书印与市场

袁莉萍 宋善娟

石开篆刻作品

看多了石开先生的篆刻和篆书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石匠用凿子一锤一锤剔出那石面上的纹路。师傅们为了剔平石面，一层层凿平的同时，在凿下面会出现一些平行的凿线和填充的短线，有时也因为凿的人不好使力而更换姿势，平行线的方向又发生了改变，形成了角度，因为凿的时候没有想看什么图案，所以所有的凿痕都极自然，随便放大一部分都会令人感叹那人工的又自然的凿痕。



石开篆书中堂李义山诗

古代制印多是以整齐为目的，但经过铸造、锈蚀、碰撞、挤压，很多变形的地方更令人神往。有些人是学习了端正，当随意之时偶尔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，这些不经意的变化引入遐想，是不能操控的；另一些人发现了变化，沉湎于变化，复制变化，把变化做成了自己的风格。石开先生发现了这些变化，并进而把这些变化形成了一种意识流，让结构随之起舞，让刀、笔的效果自然表现的同时，结合了石面的纹路和变化，形成一种流动的布白，开创了特有的“石开纹路”。

石开先生行书的升华也依赖了他在篆刻中的感悟，不知是因为篆法，还是硬笔的影响，行书用笔自然，笔画曲延如带，这种“缠绵”或以单字为单位，或连成组，很多过分的自我缠绕用尽了走势，而全篇不得不用型来统合。当字距大、重复笔画少时，比较娴静超脱，但字太满、缠绕太多的时候，就会有指纹的感觉，甚至字乱如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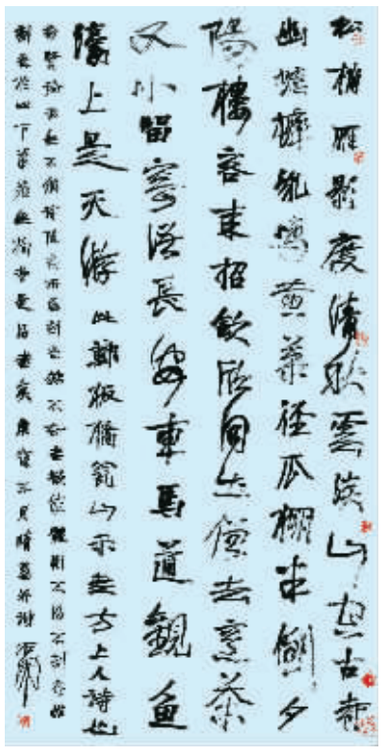
肌理是一种大众容易接受的视觉形式，石开感受到了纹路的魅力，把纹路和书印结合到了一起，形成特有的纹路字构，并推衍到篆、楷、行、草，这种推衍或被人称为“死蛇挂树”，或因为无骨的飘柔而被人直指“鬼气”，也正是这样的“一意孤行”造就了石开的风格特色。

石开先生对印章的布白能力非常卓越，有其独有的特色，它已经超脱出简单的对比、对称，把字打散结构，随着纹路在飘动，平缓的过渡、柔和的身段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，很多应急的刀法、应景的伸缩被局部乃至整体诠释得淋漓尽致，石开就是石开么！石纹怎么走，石开怎么开——开宗的石开、创派的石开，石开的纹路就是应该以“石开”命名，不管纹路能否与行、楷结合，结合了是否恰当，也不管大家接受与否，石开就是石开！

这种个性用在匾额上就更显其特长了，有个性的字更容易让人记住。大字距的行书使得每个字更显得独立，看得出节奏，感受得到韵律。印章中的印文即使铺开放匀也是一个小个体，不显，但大量的字挤到一篇上，再排匀了就像打鼓听不到点儿，故乱。记得石开讲过，凡是艺术品都是刻意形成的，所谓意识的自然，是“刻意”被技巧化饰后的结果。他也是在刻意地追随一种模式，并一以贯之为“纹路”书印的，先悟出模式，再处处化饰成石开风格。一以贯通者大有人在，毛泽东、谢无量、弘一 ……要成大气候就应该有撑得起结构来的风骨，那是政治家的豪迈、学者的学养与佛道的超脱。

一个人的个性的形成是要表现在形上，但不能依赖其一种形成个性，心性依赖技能而表现，心变则形变，以形来形成风格，不敢变形，形变了风格就没有了，心在哪里呢？心只迁就于如何应变而保持这个形了，心由感性的抒发转成了理性的调控了。

风格不代表风骨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无骨之躯难免被善者称仙、恶者称鬼。非妄也！



石开行书作品

赵文元鞍马画新作展举行

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、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、江苏省委宣传部、江苏省文化厅、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“扬鞭·奋进——赵文元鞍马画新作展”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。此次共展出46幅作品，皆为赵文元2007年至2013年创作的精品力作，其中22米的巨幅作品《历代宝马图》亮相京城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赵文元200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展。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马年，他再次晋京展出与马有关的作品。工笔鞍马作品是画展的重点，其实马只是作品中的一个载体，通过这个载体表达了作者的内在情感、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。这批作品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力量。

画家赵文元在谈创作感悟时说：“我为能生长在华夏大地而自豪，也为能生活在当今而骄傲。我有幸获得一个好的创作平台，拥有宝贵的时间和创作的自由。一辈子能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，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。” （宣 如）

赶场 赵文元

“顾大明青绿山水画”宁夏展出

由宁夏博物馆、中国青绿山水画院承办的“顾大明青绿山水画巡回展”日前在宁夏博物馆举办。此次展览以顾大明近期的江西婺源写生作品为主，除了青绿山水，还展出了他在亚麻布上创作的作品，共展出新近创作的精品60余幅。顾大明，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其写生作品烟雨空濛生色，云水青山明媚，再现了阳春三月江南水乡山国的如梦幻境和俊美诗情。 （徐 蕾）

“厚土人文”钟涵艺术展举行

赖 睿

由中国美术馆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国油画学会共同主办的“厚土人文——钟涵艺术展”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。展览展出了钟涵不同时期作品近300件，构成钟涵艺术的宏览，全面反映其60年来在探索“中国油画精神”的道路上，做出的关于视觉美学的深度思考与创新实践。

走进展厅，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两幅油画《延河边上》映入眼帘，把观众的视线带向钟涵的艺术历程。早在1963年，钟涵即以构思新颖、视角独特的创作《延河边上》获得了美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认可，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等重要报刊广为报道。

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介绍，在当时，表现国家领导人的画作都是展现领导人的正面或者侧面，钟涵的《延河边上》可谓创新，画的是毛泽东的背影。这幅画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，是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的心声，在表现国家领导人伟岸形象的同时还表现了领导人的亲切，顺乎民意，体现出“延安作风”。

但也正因为画的是国家领导人的背影，在文革中，《延河边上》受到批判，原画也失踪了。为填补美术史遗缺，1999年，钟涵重绘《延河边上》。

“因为记忆不清，所以新画比原画小。”钟涵先生介绍说，“和当年比，技巧有进步，重要的是要努力保持当年创作的感情。”庆幸的是，原画后来也被找到。这次展览中，两幅画一并呈现，原画被毁的历史痕迹清晰可见。

展览主办方认为，钟涵先生从艺60年，创作了诸多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；从教50年，影响了众多孜孜以求的专业学子。他的艺术创作鲜明地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文化理想，在融合外来艺术、建构中国油画时代文化精神上具有重要价值，为中国油画艺术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展览以“大河上下”、“画室来鸽”、“人文视像”、“写生印迹”四大篇章回顾钟涵的创作之路。据悉，钟涵先生此次还将10件/套代表性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，这些作品及其画稿将和原馆藏6件作品一并，构成中国美术馆藏钟涵作品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序列。

枣园花明 钟涵